漁墅類稿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漁墅類稿卷六

宋 陳元晉 撰

賀資宰除樞密啓

某伏審拜宸綸司持節郎令高選未盡酹撫字之勞

東粟都發寄書登清之語三輔咸推善政今輿情

上考傳施改命翔躍欣欣恭惟某官英資霜潔粹

質春舒日月魚誠備乃豈之令聞慈祥豈弟有卓魯之

賢風顧惟大雅之不羣蓋自敎忠之有本早騰虎榜殆多韋布之勤修並秀棣華率洗膏粱之娭習卓爾典則標于本支宜夾輔以居中奚詳試于更任第較扶風之分守粤由嘉定而逮今求昔循良罕可擬數貪黷深嗟于漁取變更或甚于絲棼更有摸稜受成刻木未有獨運于方寸初無借助于毫絲孚人心于不言成雅化于無跡瘠區衍裕弊端扶疏律已氷清私帑時聞捐散接人春煦公庭不廢將迎至于旌表里社之賢彰施俎豆

之事綺寮絢其水立傑閣甍而雲齊役匪勞民成自不
日過者誇詫頌聲上騰比于考最之登已擬乘軺之寄
人傒峻陟若旱望霓帝渥遽加班恩浹日既倚重以董
瑶籍復示崇而參憲曹遷屬樞庭眷隆寀近寓直邃宇
式表清華允極褒崇乃勞澄察備諳州縣斷無期會之
煎熬稔識實寮自弗賢否之倒置疎欣善類頓讋鄙夫
彈冠喜動于金蘭傷弓驚落其匕筯佇使屬部化為廉
才自然澤被于八州抑見訟消于兩路號福星而救彫

崇獨長夏官之職五兵托重千里折衝恭惟其官才氣
軼羣聲華照世久當方面凜然草木之威名簡在上心
展也棟梁之才具蠢茲羣類忘我厚恩所守匪親化為
豺狼輒興亂略無禮於君逐如鳥雀孰濟時艱惟斷乃
成爽邦由哲甲可乙否獨贊決於九重卯命辰行乃盡
護於諸將屈茲羣武殲厥渠魁烝徒出闘艦之奇氣吞
魏衆勇士助臨衝之勢力拔崇墉迄成不世之勲坐弭
積年之患尚書天之喉舌實總事機祈父王之爪牙正

詞章引星辰而決河漢伯仲無慚於伊呂廟堂宜集於夔龍顧安十年抱節之貞不羨羣飛刺天之銳兵交蜀道公獨効睢陽之守城名列漢庭人莫識平原之何狀趣登郎省借重使軺遄邅螭坳載筆之班亟展鳳閣演綸之手丞相之督軍事方思遠撫於中原舍人之贊兵機欲纘武功於采石籌惟決勝黼扆簡知鼎來暮召之音復長春卿之位能典朕禮殫日月獻納之忠其代予言助風雷鼓舞之令復以禮樂詩書之選任茲蕃宣屏

翰之權先聲所臨衆望惟允長沙萬五千戶已多襦袴之謡祝融七十二峯頓增巖石之重著忠甲令作輔辰堦某鹿鹿儒酸狙狙志苦早參諸老妄有意於驅馳晚識少公辱過爲之題品一寒爲累萬卷不神竭來佐牧之罔功自信投閑之乃分會且歸矣尚牽燕語之留止或尼之偶玷烏羅之致疇昔切登門之願廼今叨巢幙之榮然法有隨司之文恐例當解職以去尚欲下望塵之拜庶幾愜爲御之懐冀北之野無留良何幸獲逢乎

清鑒湖南之門不輕接自憐伏處之無奇

賀眞舍人啟 德秀

恭審課最州麾命分帥鉞四郊多壘根本繫大江之西十國為連藩屏倚眞儒之重高牙戾止交口欣然矧平生翹首于龍門不自意庇身于燕厦其為獨喜尤倍羣瞻恭惟某官氣塞兩間名高九牧立朝大節盖已盖英俊之並遊學道夙心誠以安社稷而為悅曩敵情之叵測紛肉食之偷安誰念春秋大一統之經獨主漢賊不

兩立之義好辯者豈予得已不知者謂我何求遠猷竟格于羣言遺患乃至于今日汲黯不去必寢淮南之謀吐蕃既來始驗柳渾之識薦外庸之揚歷多行事之著明青社活人愛民即所以體國潢池平盜應變寧減于守文合入賛于帷籌尚屈臨于閫制十州將吏聽鼓角以趨風千里湖山望旌麾而吐氣然當世之憂未艾而吾黨之望焉依代不數人是應任天下之重天若祐宋寧不速我公之歸某副墨寒儒勾朱冗役生無它嗜惟

有强附善類之心事與願違獨抱末見君子之嘆悵一官之似縛思萬物以皆塵幸元戎十乘之來與屬吏一人之數顧受容之伊始非修敬之敢稽亦聆大府約束之新不責小夫竿牘之末急求民隱皆許言陳因欲殫千慮之愚故少緩尺箋之敬假一事至滕閣安得奮飛持辦香為南豐滿斵與潔

賀董正言居誼啟

錫命龍墀拾遺騎省曉趨丹陛風生對仗之諫書夜想

玉珂露奏棨垣之封事縉紳倚重廟社增榮惟解紘更化以來已三年矣在當宁求言之切如一日然不勝衆目之睽睽未見匪躬之蹇蹇誰如朝鳳大似寒蟬國勢莫尊閭者羣妖之舞夜人材寖落蕭然萬卉之經秋由元氣之未充故沈痾之難起必有正色弼違之士乃揚犯顏敢諫之聲誰者易堯君其重趙恭惟某官積中德粹方外義剛學廣聞多漢純儒之素業氣和節勁晉良吏之高風久州縣之斜飛合雲霄之直上人方奔速化

之徑作夢清都公獨崇難進之風請行炎嶺無心物競
有欲王留朝廷已知弱翁相國果追韓信兹司左闕簿
主曲臺卷天祿吞石渠讀異書於未見刻玉板藏金匱
成信史於不刊居無何揚歷之新遽如許騫騰之速將
降天之大任豈累日於小官芝檢庭揚蒲規地峻可速
則速當今搢我誰哉當言必言以時考之可矣彼謂聖
朝無闕事匪說攸聞吾知天子有諍臣如尊有勇上有
惟木從繩之美下無以水投石之難慷慨引裾從容補

遠之名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橫渠之傳宦游濂溪之舊言語妙天下合置之白玉之堂財用濟中興姑攬彼青絲之轡不以巳長而絶物每思國計以儲才凡平時夾袋之藏皆異日翹材之選遂容歕散亦預吹嘘某敢不益新未能立乎其大去陳言誇末俗肯自弊於精神有餘力則學文當反思於忠信

謝留經略辟增城丞啟

妄意南轅竟入需頭之奏委身壯道俛從摘尾之書人

言再轉之無竒自喜一陶之有望恩勤委曲感激輪囷
如僕妄庸荷公知愛雖他材之苦短徒此念之好修義
有當從亦曰放麑之弗忍人誰無怒不知及蟹之何辜
豈今吾非復故吾故知我轉而罪我喧喧多口甚太行
灔澦之可驚耿耿寸心對后土皇天而無愧不疑之金
既出相如之璧偶全翻思與石鬬兮差似得水活爾可
仕可止已無它妄想之心不進不休乃勇出相援之手
羅致河陽之幕吹揚閶闔之㦬謂泛水而依芙蓉非汝

所及若循除而哦松竹乃分之宜假此棲遲與之料理期後五日必授圯下之書獨有二天果隷冀州之部念幸會夤縁之巧殆胚胎成就之機載惟蟣虱之微官安得蚍蜉之寸援有巨眼為之鑒裁將終身恃以躋攀儻令著主之衣裳未免扣人之門户以此謂之知已恐亦難乎許身重念么微既蒙採録若為稱塞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迄用生成則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矧久矣弟子趨承之日而惕然父母喜懼之年力足為勇足施幸

事機之適至月斯征歲斯邁恐召璽之鼎來早借齒牙之言庶全頂踵之賜因輸謝悃併寫願私恭惟某官明允而篤誠精微而廣大納納容人之量靡汚疾之或遺孳孳貪賢之心猶饑渴之不厭凡今日西省之列皆他時東閣之儲親故疇依所期祐甫之相寮屬何待要附晉公之登是應踸踔之蹤有累坱圠之造嘗見我有此容否自愧所蒙願從事子他日兮有言斯瀆

回程虎卿勞還啟

輕違芝宇久作桂炊白雪陽春良渴啟子之論碧雲日暮能無知我之心惠然華袞之褒厚甚綈袍之戀共惟程君足下詩書門戶文字生涯騰茂蜚英合是離塵之鶚隨羣逐隊猶為泛水之鳧第慚倚玉之蒹葭迺獲托根于桃李春風步屧夜雨對牀相期堅道德之初心不但較文章之小技每懲俗薄無復友端於當面對面之間有飜手覆手之異反眼若不相識爭說耳餘沒齒而無怨言安得管鮑古人往矣夫子勉哉偶不同蘭菊之

鄉社差池悵未識紫芝之宇官曹邂逅幸相逢黃木之灣欣一面之有期袚雙鱗而起敬恭惟某官琮璜溫潤韶濩深醇才華四十年藉甚諸公之譽扶搖九萬里胡然一第之遲合儕袞袞臺省之登顧肩棲棲曹掾之役羊城地大犴獄事叢明啟刑書端欲助畫衣之化不有君子疇能持丹筆之平斟量眚災肆赦之文濶畧枉後惠文之議以六經而濟三尺吾道非耶總七畧而較羣書先生升矣某魚魚再轉鹿鹿一寒自知芸人舍已之

道愛人之志能推博施濟衆之仁不吝方兄無錙銖之自利雖非巧婦造餺飥以奚難公雖不有其功民則知恩之自令尹清矣輿人誦之恭惟某官雅量鎮浮宏才利涉相如之家蜀郡莫窺題柱之心期萊公之令巴東已聳横舟之物望民溺負納溝之恥錢流絶潤屋之私確然精衛填海之誠倏爾烏鵲成橋之巧使黔首蒙被無窮之利而題額韋聯不肖之名不傷財不害民汔可集事若濟川若作醴信是當才某不成報章更幾終惠

剖竹而作修綆庶無風雨之漂揺貫鐵而爲連環亦免
波濤之震撼雖一日之居必葺庶十年之計可成

回石知縣啓

共飲玻璃江偶同王事贈我錦繡段載篤交情先施仰
佩於謙鳴不敏秖增於震悚恭惟某官糜瓊粟腹珮璐
潤身豈無他人誰似韶華之秀所謂故國亶非喬木之
存盍生風臺閣之聯乃讀書山水之縣似聞三異已見
一同百里驥足之淹暫武城之寄徑千仞鳳輝之覽佇

文石之來儀某忝竃甚安代庖何味三年苟勉逝將下
吳會之輕舟兩地相望安得共江東之罇酒

回高安趙知縣啟

榮分蒲壁出宰花封君子絃歌素篤小人之愛田翁泥
飲知多新尹之誇賀上維殷積中多愧恭惟某官身端
行治實大聲宏讀三萬軸之牙籤本本洽聞之學奏五
十絃之錦瑟洋洋正始之音能大其官所居而治合結
周行之綬猶莪漢令之冠遠邇想下車歡迎滿轍瞻言百

里乃隆準之子孫獨有二天慰高安之父老姑繞蟻封而試馬豈爊牛鼎以烹鷄某逐祿枳棲贅員僅泛之近趨使斧謾供竿牘於小夫誰誤聽衡謂列軺車之上佐告者過也拜而受之然因貽翰之蔚然所願定交於賢者木李之報瓊玖期以方來金薤之垂琳瑯榮於藏去

回林縣尉啟

越俎終更已問征夫之前路抗旌未至暫爲君子之同寮倘一識以爲榮合三熏而起敬恭惟某官秉珠照夜

親三益仍佩一謙恭惟某官古貌古心清門清德濯蜀江之錦巧肖淵雲繫湘水之舟神交屈賈夷猶絳帳盤礴鈴齋應無彈鋏之歌漫續登樓之賦白壁胡爲而投暗黄金顧忍於擲虚朋來不亦樂乎僕未見可師者言浮物也力濬大川三百之源子何人哉豈墮汚瀆尋常之趣某本乏擢胃鉥心之作虚得揚箕挹斗之名借聽於聾此言何爲至我不技而餈所有還以贈君

蹙上下皇懼之時人情大不同矣夫敵至而懼敵去而舞此人情之大患也自古智者之傾敵常出師以撓之使其疲於奔命復斂師以避之使其怠於得意或既歸而覆出或一去而未遽來彼將玩之以為常易之以為不足憂習而安焉安而利焉銷磨日月而無一日之經理也剗弊財力而無一事之堅牢也而我之運其謀者日深蓄其力者益壯一旦長驅大舉而彼乃無一可以支倉卒者則我可以得志矣敵之愚我計必出此而朝

野之間便晏然以為無事軺車遣而元戎歸羽檄稀而歌頌起勢有必至患有必然此某所以痛心扼腕而不能自已於言也某伏念前年之夏知院大參相公先生拜樞庭之命某嘗執贄旅進於多士之後辱顧問而撫存之似未忘登門之舊咸知圖報每欲效愛助之私如周人之於仲山甫者而厭路無繇今者越在千五百里之外誠有不恤緯之憂以為非知院大參相公之憂深思遠以天下為已任者將誰與語此輒吐其愚為二說

以獻之材館其一曰嚴上流之備其二曰審防江之勢
夫立國於東南恃長江以為重其來尚矣荆蜀上流苟
有阻絶則江南不能以奠枕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使魏
人臨江望洋自謂武騎千羣無所用之則孫氏之立國
於吳不可謂非長江之重而曹公一破荆州則亟遣周
瑜逆挫其鋒劉備一牧荆州則令諸葛瑾從備求助而
又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間關死鬭
卒得荆州而魏不能南蜀不能東者以上流之脉絡實

通也及其哀也羊祜為晉畫策謂必籍上流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也卒之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長驅席卷順流而下悉如祜策而吳不能國矣曩歲敵人南侵先犯蜀次犯襄陽終犯光黄識者固甚慮之幸得棄去茍覆出熟路必重吾上流之憂昨者蜀道多梗襄漢交急而朝廷特簡元臣付以重任蓋知上流之勢急矣而敵破關隘驟入

興沔繼經金洋取疾走襄郢隨復之郊飄忽震蕩雖若可畏而倏去若非有據要會控上流觀變闖機遠撫長駕之略蓋亦天誘其衷幸其出此然幸不可以數得而敵國不可以形覘天時向熱敵當北去固無他慮然敵人之多謀也變詐百出去來無常捋取之於疲憊之餘故暫至而不留薄取而無厚望正所以怠我而使不彼虞且將翫之以為常而不復為意外之防也今之短識幸安者必曰敵之破蜀而不留蜀也犯襄陽而無意於

襄漢也其志在剽掠耳夫茍其志止此則取道於淮南下為捷顧乃自蜀而入漢也耶由是觀之敵之詭謀姦計可以見矣彼知夫上流喉衿之地蓋彼之所垂涎而我之所必爭也其意若曰志未可以逞而漏其機則我之爭也必力心欲進而示之退則我之備之者必懈故前年之入蜀漢也剽掠而止耳今年之入蜀漢也亦剽掠而止耳使吾翫之為常而不疑其謀而吾所以料之者果曰敵之志不在大也其由蜀而漢亦不過就熟路

耳是真翫之以為常而不疑其謀矣上下恬嬉而無痛定懲創之圖邊徼闊踈而不為堅悍不可動之計墮軍實而長冦讎其必自此始矣敵之謀日熟吾之隙日露一旦復由故道取蜀趨漢而吾之謀者必又曰敵所至不過如前日剽掠耳萬一敵既入蜀略地四出命將以據要衝分衆東下徑犯襄漢而擁重兵以規久駐憑上流建瓴之勢以撼吾下合兩淮掎角之兵以闖前其所為謀皆出吾之所不料則上下俱危表裏交急乃追悔

於墮敵人之計中則亦無及矣然則思天幸之不可常念敵情之不可測委任沈鷙有謀之將帥分畫險阨當守之地分葺理藩籬綢繆牖戶鳩亡起懦培薄塞虛使皆有以支緩急耐鬬逐而又在廷在邊并力一心如救頭燃如塞舟漏如敵至之無日而月會歲計事事物物必要其成必惟其實其庸可緩乎夫使上流之勢屹然長城萬里之固則敵之所以窺伺我者其謀可寢所以嘗試我者其姦可破夫是之謂嚴上流之備督府之開

實在九江豈非鑒於往事而以防江為急耶夫畫江而守固若常説而亦非易事亦甞妄論守江之三策矣精兵驍將背水迎敵有以挫敵人之鋭而張吾軍之膽使彼不得飲馬江湄而我若可以摧鋒拒敵如苻堅之掃境入寇也梁益既非我有襄沔復為所破使堅順流而下晉將支吾不給而擁衆淝水顧將投馬箠以渡江謝安固已逆輕之矣從容不迫使劉牢之以北府精兵迎擊於前而謝玄以重兵殿其後一鼓之餘堅以敗走而

江北無戎馬之腥此策之上者也不能刼敵於江北而使之垂涎江滸則當擺布戰艦狎弄波濤以寡為衆以奇為正旌旗金鼓氣色精明使臨江浩歎有莫敢南視之意若其冒然一來則設伏出奇乘風縱燎飛礮揚灰横截中流必不容其跬步進如揚林之戰臨水而陣李顯忠分布戈船以其一泊於中流而匿其二於蘆洲待其麾衆渡江則健舸並進勁弩交發而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其二十餘艘焚其巨艦又令戰艦踏車掀

舞於湍流駭浪中舳艫相啣逆折上下北人憑壘觀之莫不喪氣勢窮計迫卒不獲逞此策之中者也苟恃大江一水之隔而但於江南宿師列戍以為之防則必不能於江中沮敵人之進而使之得以及江岸吾恐長江之險我與敵共敵既得險皆有必死之志而吾江上之師貪生内顧勢不足以支矣如建炎之禍杜充之兵投戈委地不戰而潰則是縱敵及岸之失也甚者開禧防江交植鹿角羅絡江岸幾同兒戲不知使彼得涉江流

次江岸則此不過一炬頃刻之煙焰耳此策之下者也
故江北之河口一當守也江中諸洲二當守也江之南
諸岸口三當守也江北之口不能守則敵船得以出江
矣江中之諸洲不能守則敵船得近岸矣銃兵强弩築
堡立寨使有以拒敵摧鋒所以守江北之河口也密布
戰艦多設伏兵使敵雖出江而不能及岸所以守江中
之洲渚也若江南則不過分列兵屯多備舟檝以俟濟
師得便則進如斯而已矣今上流之勢既紓江面之警

亦遠政當募江湖之驍捷以補舟師之闕程工閑暇以修戰艦之備而又措置江北之河口某所可以築城堡某所可以置水寨以遏其入江之路營度江中之洲渚某地可以出奇某地可以設伏以沮其絶江之謀大要使一旦倉卒不徒塊守江面必於江北之河口江中之洲渚應酬無乏倘淮襄有警得以盡鋭向敵而無復返顧却慮岌岌於有江面之憂而分其力奪其氣則内外之畫定表裏之勢堅而後取勝之形具矣不然則邊遽

戒嚴外方應接之不暇內則怵惕而自危事出倉卒則不過牙璋四出號召郡國不教之卒糾集田野烏合之衆坐縻粟於長江以南謂之防江警報日遠則散遣解弛又復置之於度外則是自開禧以來至於今日之痼病前後同一證候也謀國者烏可不知改圖哉夫是之謂審防江之勢夫上流之備既嚴則江鄂建潤之間可以安枕而上下無俱危之憂防江之策既密則蘄黃揚楚之間雖有警報而表裏無交急之勢其利害甚明而

易見也夫兎過發矢固不及事亡羊補牢猶可為後圖
是區區憂國之小忠也不然以書生之迂闊小吏之疎
遠而僭言當世之事是真不自量矣古之謀人固有深
居沉思盤礴鬱積於中撫事會之未有處者而邂逅旁
觀一語之近或觸其機中其會足以發其紆鬱未及之
思而就其方來之功言固未易以人廢也帷籌之隙惟
知院相公先生一過目焉萬一有可以發執事之思則
某僭言之罪其庶可免乎不備

序

送袁明仲入京序

袁明仲擔簦過門若將遠役余揖而問之曰歲莫寒侵風饕雪虐子將安之明仲曰亮舊從編修右司謝先生遊今齒長矣而學不進負先生之教是懼亮將問津乎先生而上會稽探禹穴踰九嶷浮於沅湘盡覽名山大川之奇一浣心目之陋如司馬子長之所以遊者予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而取諸物者為粗子由於山見終南

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然猶必見歐陽公必見韓太尉而後為盡天下之觀天子之都天下人物之所萃子行矣問之在朝材優康濟中外倚重豈無號江左夷吾者乎陳義秉禮姦邪知畏豈無能使淮南寢謀者乎問之在野豈無負王佐才而獨酌新豐者乎豈無志在王室而卧雪長安者乎茍得其人則介編修而往拜之觀其道德之穹窿聽其言論之奇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其為學之益豈真口耳戔戔

之為得哉余將見子之垂槖而往䌸載而歸余不敢以吳下阿蒙視子矣編修於予言莫逆試舉似馬明仲曰諾

贈易數胡一鑑序

萬物在天地閒往來屈伸消息乘除皆兩也一而不兩則獨陽不陰天運息矣常夜不晝人事圮矣艮以止為德而又曰時行則行不常止也以静為體而又曰動而不失其光明不專静也胡一鑑為余以數起卦得艮之

四曰時止則止外體也時行則行内體也余曰不然有止則有行有靜則有動二者互為之用而後造化神山之凝重而雲興焉冬之閉藏而物始焉皆艮之義也顧行而合時措之宜動而得光明之道則行非妄行動非妄動矣行而宜動而順惟知止而能靜者見之不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方寸亂矣睟子眊焉行則躓動則閡又誰咎哉一鑒曰吾乃今知連山首艮而受之震其至矣乎請書此以為贈

狀

申措置南安山前事宜狀

某照得南安林峒自嘉定間羅孟二李元礪等作過以至年來時作時止狼子野心委是難以保信某被命來此幸承招撫已定之後即出約束戒飭軍縣隅總安輯調娛惟欲安靜而互相讎殺湏洞未已凡五七次已與之隨宜解釋然近者傅元一之謷驟集三四千人幾致驚擾亟責縣官招誘傅元一出官且一面調兵前去南

安縣措置招捕其賊徒以傳元一既出無人為首且見南安增戍不已方爾釋散此其措置關防勢不容緩須至畫一開具項下

一峒民作過非如他賊相擾能四出為亂近則出至南安南康大庾諸邑遠則出至南雄韶州管下繞有所得即便歸峒正如鼠狀不敢離穴雖然不能為亂而常足以致亂如前此百丈平固之賊則由黄十五之變窺見郡縣奔命之勞因為投隙抵巇之舉區區謂當置一軍寨且以千人為率屯於諸峒出入

必由要衝之地專一教練防把伺其來則勦之彼必不
敢輕犯彼若從他蹊旁出則我軍入騰其穴亦必不敢
輕出聲勢既張姦謀自息所有置寨去處一面參酌士
民公言踏逐緊切去處討置起造供申　一置寨軍兵
不須别有調遣照得本司昨置大傳石龍兩寨正在峒
中平坦之地古城一寨正在南安縣下始基於王金部
涔終成於趙寺丞汝讜初申朝省行下寨官係本司辟
差材武人寨兵不許承受差使不許調遣移戍專一在

寨教習事藝自立寨之後十年之間峒冦有所憚而不作只縁中間有失初意調三寨兵出防盬子為賊所窺打破三寨而舒慶二黄十五之變相繼而作以此見得近峒處不可不為彈壓之備利害甚明今來三處舊寨未能頓復三寨兵額且闕其半見已一面招填取足外餘就本州禁軍吉州强勇軍瑞金武雄軍會昌强勇軍及諸縣土軍内酌量抽差更番屯戍　一贑州禁軍額管若干人廂軍額管若干人今來共闕若干人所有見

在廂軍盡充厮役而壯城禁軍仍為諸廳占破幹官廳
有占至百十人者平時不識教閲緩急調遣不行令來
盡占前項廂禁軍缺額填刺雖足壯城廂軍並皆要及
等仗强壯人却發廂軍下諸官廳照合得人數外所有
禁軍並與押囬各歸營壘免有役使得養息筋力日習
事藝若將來禁軍有缺額仍就壯城廂軍中揀選陞刺
庶幾更番山前可以倚仗　一贛州管下如寧都有城
舊為賊人巢穴處及南安峒中多有隨賊出草有過無

歸不齒於鄉里之人與夫單身鹽子被罪逃軍打把弓手等人身手可用無所顧藉出入林峒伺隙喜亂誘脅良民唱呼生事皆由此曹今來招塡贛州廂監軍本司三寨兵除剌子弟外仍榜下諸處許前項人並來應募更不問所從來等第揀剌可以收羅田野拳勇生事之夫而軍伍獲趫捷有用之卒實為兩便　一昨來陳寺丞申請令會昌縣知縣以軍使禁衛欲招戍兵數百人彈壓鹽子昨來本縣止招到一百餘人在縣屯戍今契

勘會昌雖是鹽子路頭然千百為羣皆從鄉落往來間有警急此百人者安坐縣中救援無及且彼衆我寡未見其足為損益除已別商議措置鹽子一項外今欲抽差上件軍分前來山前更換移不用之兵於有用之地委合事宜從令任王臬年滿後所有會昌軍使免令知縣繫銜

一南安峒中前是赤水足袍之民憑負險阻怙終喜亂然非六保水路諸峒之人與之附和亦不敢輕有動作訪聞六保水路峒丁多欲安靖以保家室各

家以栽種薑蘋為生前日傅元一之徒迫脅六保之人拔其薑蘋强之從亂而不肯從亦見其間非必盡無忌憚如隅總等人實為官司臂指雖未必盡皆忠實要亦自有知義自愛家溫有顧惜者官司平時以恩意固結有事以賞罰激勸則峒中動息纖悉可聞或使之彈壓不肖調娛間隙或使之攜間賊徒捕斬兇渠悅以使之必可得力已行禮請有家資識道理者前來本司諭以德意及行下根刷諸峒隅總姓名各與換給新帖責令專

一督察姦邪彈壓鄉保凡有峒丁生事萌芽之初便仰
先將姓名具申一面解散如或不悛即仰便宜結約毘
近隅官都保將生事人捕解或有拒捍許令從長區處
如功狀顯著並當厚加犒賞或申朝廷補授官資元有
官資別與陞轉　一近年峒民習見官司招安之利偶
有爭鬬因至讎殺犯罪難逃便欲出關集衆出草生事
然行關揭旗或取其鄉有讎之家或捉押愚蠢單獨之
夫出名為首迫脅起事其用心以為官司若欲窮捕則

峒自向來招撫後峒丁雠殺時有嘯聚至五七次近者傳元一一項聚至數千人幾至出草本司亟行撫定幸方安靜而又許應二彭三五者為見鄷冦猖獗多得財物婦女回峒乃謀結連通同刼掠公然行閧作冦許以虎彭勢彪出名閧集諸峒不逞之人至四五千人分頭刼掠今月初十日會於上猶城下徑取南康入贑縣界聲言借路下吉州太和欲合鄷冦本司亟牒吉州張總管照會仍取回本司所發黃正已趙雄兩項軍兵前向

知所懲戒方保後來無事某雖以痼疾發作力丐祠禀
適有寇警已即具申尚書省樞密院自詭任責不敢以
賊遺君父今又准省劄行下令某移司任責措置斷準
省劄行下恐州縣無兵可用無財可支見調淮西招信
軍池司人馬及建寧府泉州左翼軍兵二千人付張總
管總轄且令諸司於見管錢內應副激賞供億之費仰
見廟謨深遠動合事宜某切有區區愚慮條具於後
一伏准聖旨令某移司吉州任責委合便宜區區之見

以為吉州之寇自外而作是皮膚之病也南安之寇自內而作乃腹心之憂也湖寇巢穴在於酃縣越界刼掠若今湖南以重兵臨其巢穴賊人回顧惴不自安或既出而不可歸或已歸而不敢出却從本司調兵為犄角與之夾擊自可集事今南安之寇相繼而作乃在江西接連之路萌蘖之初尤當防遏不可使之燎原以賊人姦謀方窺吉州欲合酃寇萬一遂其姦計則吉州愈難支吾上流郡邑必將震動以吉贛事勢緩急計之只當

且就贛州調遣措置為便向使無南安峒丁之變在某
當即日就道便為吉州置司之計今南安項洞方殷迫
近贛州在某當量緩急隨宜制變乃無失策見今已給
格勵隅總安輯諸峒以孤賊勢密設方畧必擒賊首庶
幾峒民安業不至相延而起外牒張總管提兵於永新
龍泉兩路嚴為防把以塞鄙寇來路却俟朝廷所調諸
處大軍之來别具事宜討捕　一曰今吉州兩縣既破
他邑皆為防禦之備財賦所入必虧無以連年兵盜相

遣方免失事　一用兵之道賞行貴速激厲戰士及隅
總等人須得眞命告身有功即與書填欲望朝廷科降
承信郎三道進武校尉進勇副尉各五道副尉各十道
在某決不敢以名器假人以布私恩俟立功書填即行
具申未用者當置籍抄具實數申密院照會　一軍前
使喚非素知其人可以倚仗者實難委用欲望朝廷特
降指揮容某時暫選辟事已不敢援例

乾隆御覽之寶